

# 烂柯遇“仙”记

冯胜华

我从来没想到，竟然真在烂柯山遇到了“神仙”。

难得一个清闲周末，带上儿子去石室。虽是初冬，但天公作美，云开雾散，艳阳高照，晨起的一丝寒意被阳光蒸发得无影无踪。

一路上，江南的慢城，香樟树整齐列队，在阳光下伴着微风起舞，不知名的小花和鸟儿互相唱和，白居易吟诵的“江南好”，大抵是这样的风景吧。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烂柯山从入口处到“天生石梁”，大约20分钟山程。中途有一座宝岩寺，香火虽不甚旺，倒也妙得清幽禅境。寺院东侧有一木制平台，大约百余见方，上有几架秋千可供游人休憩娱乐。

“天生石梁”是一座天然石桥，也可视为穹顶，浑然天成，全无人工斧凿痕迹，唐孟郊“唯余石桥在，犹自凌丹虹”是也。石梁下主洞高10米、东西宽30米、南北深20米，形似“石屋”，即晋虞喜《志林》所记“信安山”之“石室”。

沿着石梁右侧一条小道拾级而上登顶，梁顶视野开阔，立于其

上，周边群山、远近高楼尽收眼底。正当我父子二人攀爬至中段，猛然见一大二小三位身着粗布古服、顶结束发之人在梁顶弈棋。大人二十开外年纪，童子约六七岁模样，三人全神贯注，外人接近而浑然不觉。

“莫非是王质几人？”我脑子里一下子蹦出“王质遇仙”的传说。我捏了捏脸颊，儿子也使劲眨了眨眼睛——千真万确，周围仙气袅袅天籁缭绕，他们一副仙风道骨模样，绝对非神即仙啊。

我们小心翼翼走近，三人心无旁骛，仿佛我们是空气一般。我们凑近而观，棋局迷离。约一炷香工夫，我们左手边的童子“哎呀”一声，随即用手打乱了棋盘上的棋子，看样子是输了棋局耍赖了。

眉清目秀的“仙人”笑意盈盈地看着二位仙童，并无责怪之意，然后看向我们道：“二位观棋不语，真君子也，看来也是好棋之人。”说罢，伸手从衣襟内掏出两颗枣形果子，递与我父子二人。

“仙果！仙果！”我不禁暗自窃喜。仙界奇果，尝一口延年益寿，

食一枚长生不老啊。

我和儿子相视一笑，随即品尝起仙果。果子酸酸甜甜，口感粉粉糯糯，果汁饱满、香气馥郁，一小口下去，沁人心脾，五脏六腑舒坦，三孔七窍舒张，真是“此味只因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尝”。但奇怪的是，这果子并没有核，我们全部吃了下去。

一阵清风吹过，我打了个激灵，忽然想到“山中一日，世上千年”，这一炷香工夫，人间不会沧海桑田了吧？家中还有老父老母需要赡养，拙荆要是遍寻我俩不着，岂不整日以泪洗面？

正想着，两位仙童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，突然用手各推了我二人一把，说了声：“回去吧！”梁顶原本就有坡度，他们一推之下，我们父子二人便从坡上“骨碌碌”滚了下来。

“啊……啊……”我俩惊叫着从梁顶跌落。

“老爸，老爸，别睡了！”耳边传来儿子的声音，把正坐在秋千上打盹的我唤醒，“快走，去‘天生石梁’。”

原来是，烂柯一梦。

# 雪至冬渐深

管淑平

伴随着第一场雪的降临，冬天便多了一分鲜活的气息。日子是静静的，心绪是闲闲的，脚步是轻松的，一切都悄悄地融汇在雪花的洗礼之中，不失浪漫与真诚。

寒风执着地吹着窗玻璃，窗玻璃冰冷冰冷的，就连从口中呵出的热气也在短短几秒的时间里化为一片雾气。世界似乎一下子隐匿了起来，又似乎以这样的方式开启了另外一个天地。

透过朦胧的窗子，眼眸中隐隐绰绰地出现了一幅简约的冬园美景。窗外的柳树挂满了银条，楼下的草坪也被悄悄地铺上了一层皎洁的雪花毯。道路两旁的松树针叶儿上凝聚着一层层浅浅的白霜，如同一树树洁白的秋菊，在寒风中傲然遗世。风拂过，树梢那仅存的几片黄黄的叶子也在此刻告别，如蝶儿一般纷纷飞舞。

在雪后的早晨，我看到那洁白清秀的雪花，真的不忍心迈出脚步，生怕一不小心就踩疼了它。可我还是迫不及待地走出了门，想要赶赴这一场无声之约，近距离地感知雪的内在底蕴。

想来，冬天除了含而不露之外，更应该是深情的。深情如诗，藏是藏不住的。可不，雪花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那么洁白，那般清透，让人一下子就生出满满的小欢喜来。就连行走在青石板上，也只剩下咯吱咯吱的响声。冬天，原来是这般静谧。

我的脸被冻得有些发紧，还有一些微微的痒。不错的，这是冬的把戏，但是，这种冷仄还是被我快乐的情绪覆盖了。

冬天是我的最爱，雪花也是我的最爱。

白雪从天空纷纷而来，慢慢地落下，冬天的滋味便凸显了出来。大地披上了雪中的银装，晶莹剔透、纯洁无瑕。诗意的雪铺就了一幅诗意的画。鸟雀不敢欢鸣，树木不敢舞曳，冬天仿佛是简约派的代表。

走在路上，时不时会有那么一两片淘气的雪花在我肩上撒欢儿，跳跃着，跳跃着，又转眼没了踪迹。雪，一定是调皮的精灵，只见它巧手一挥，人间已是仙境。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解释，懂它的人自然懂得它骨子里散发着的冰清玉洁。

远远的山峦和房子上覆盖着雪花，远处的田野也被盖上了一层又滑又冷的冰。有的人在打雪仗，有的人在溜冰，有的人在堆雪人，也有如我一样静静看雪的人。似乎所有的活动都在冬天得到了最好的充实。

雪是水的化身，无形之中成就了有形。它曾是无形的水，经历了春、夏、秋三个季节的积淀，终于在冬季得到了蜕变，以一种灵动的美，袒示着简约而又真挚的冬之气息。六角形的雪花，小冰晶忽闪着光芒，一眼望去，甚是喜人。那小小冰晶中不知藏了多少故事，人间，天上，年年，岁岁，永不停息。

落了一场雪，整个冬日也就显得圆满了起来，有了无数遐想和期待。雪花是冬天的礼物，有雪相伴的冬天是美丽的冬天。让我们就这样怀着一颗朴素善美的心，好好爱冬天，也好好爱生活吧！

山乡冬语

汤青 摄



# 食薯记

王志兰

我自小爱吃番薯，吃得肉嘟嘟，壮实得很。少时，稻米不够吃，需要杂粮填肚。吃稻米的胃，渐演变成吃番薯的胃。父亲每年都要在地里遍种番薯，从未间断。

寒冬里吃番薯，记忆总是美的。番薯煮起来当饭吃，堆进米汤里煮成番薯粥，就着腌萝卜、腌辣椒、霉豆腐，胃就舒服了。番薯塞进灶肚里煨熟，香味比较悠长。夜半起来，从吊在床头的竹篮里摸块凉凉的熟番薯，像个偷吃的小老鼠，躲进被子里吃着，很甜很香。

吃番薯，母亲很用心，变着法子做番薯美食。将番薯磨碎，洗出淀粉，晒好的番薯粉有大用处：拌上猪肉做山粉肉丸，绝对是佳肴，如今已成了衢州的特色小吃；做成番薯粉丝，加入白菜炖，是菜也是饭。母亲还会将番薯粉与熟番薯揉和在一起，加入花生粒，蒸着吃。番薯的平方，味道真不错。

番薯收回家，妇女们就开始就小番薯做大文章：晒番薯条、番薯丝、番薯片等。这需要将番薯洗

净，切成条，刨出丝或片，上屉蒸熟，晾晒在太阳下。竹架上，篾箩里，番薯一次次华丽表演。几个大太阳下来，番薯干透，可以存放了。这番薯文章要做好，有的你忙。切、蒸、晒，各家母亲每天忙得不亦乐乎。老天爷也喜欢这份甜，很懂得母亲们的心思，天天咧着嘴笑，所以母亲们做的番薯文章都及格，甚至得高分。

腊月里，番薯丝已炒好，麦芽糖也换来，可以开始做番薯丝糕了。番薯片用沙子炒熟，放进瓷瓮或洋油箱里，丢进一个石灰包，盖严实，过年吃。番薯条最好放着，到来年二三月吃，柔软，有嚼劲，甜，算是美食。进城看电影，无钱买零食，母亲就装一小布袋番薯条塞在我们手上。看电影时吃番薯条，也是美好记忆。

存放番薯有诀窍：埋进谷堆里，放进稻草里，最好是到室外挖个深地洞，将番薯堆进地洞里封好。第二年三四月，再打开地洞拿出番薯来吃。那时的番薯因存贮

时间久，水分减少，糖分浓度增加，很甜很甜。

红心番薯最甜。我吃过的红心番薯不是自家种的，而是“劳动”所得。那时，班里有个女生，家里种有红心番薯。也不知是谁提出来的，反正每天我教她功课，她给我一个红心大番薯。这红心番薯要生吃，像吃水果，甜着呢。

现在，米面等不再匮乏，番薯不再是主食，而是地道的健康食品。我吃番薯，不论番薯的高营养价值和多保健功能，只是喜欢而已。

吃着父亲种的番薯，似乎回归原本的简单，吃出一份乡愁来。关于家乡的美好，在番薯的淡淡甜味中若隐若现，山野溪流、房舍草木、蓝天流云、喜怒哀乐等都在脑海中跳跃，亲友乡邻的音容笑貌也历历在目。

食薯的记忆嵌入骨髓，走进血脉，成全性情。这红薯的甜味，是家乡的安好。



冬韵

李陶 摄